

舊五代史

二

舊五代史卷六十六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十八

唐書四十二

安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

沒

通鑑注
引薛史

重誨自明宗龍潛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

以重誨爲中門使隨從征討凡十餘年委信無間勤勞

亦至洎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踐祚領樞

密使俄遷左領軍衛大將軍充職

冊府元龜
卷三百九

明宗遣回

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

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

章至京師將殺之賴重誨從容爲言乃得不死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一千六百五十四

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

難之其後戶部尙書李鐸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鐸卽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

永樂大典一萬五千五百三十

重誨爲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綰

大任臧否自若環衛酋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鄭州子鎮懷孟身爲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何有吏人李虔徽弟揚言于眾云聞相者言其貴不可言今將統軍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頗駭

上聽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二

明宗謂重誨曰聞卿樹心腹私市兵

仗欲自討淮南有之否重誨惶恐奏曰興師命將出自宸衷必是奸人結構臣願陛下窮詰所言者翌日帝召侍衛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等謂之曰有人告安從誨私置兵仗將不利于社稷其若之何從進等奏曰此是奸人結構離間陛下勲舊且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從微至著無不盡心今日何苦乃謀不軌臣等以家屬保明必無此事帝意乃解永樂大典卷四百六十一重誨三上表乞解機務詔不允復面奏乞與臣一鎮以息謗議明宗不悅重誨奏不已明宗怒謂曰放卿出朕自有人卽令武德使

孟漢瓊至中書與宰臣商量重誨事馮道言曰諸人苟惜安令公解樞務爲便趙鳳曰大臣豈可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自宸旨然重臣不可輕議移改由是兼命范延光爲樞使重誨如故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一

三十時以東川帥董璋恃險難制乃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董璋益懷疑忌遂繫虔裕以叛及石敬瑭領王師伐蜀峽路艱阻糧運不繼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翌日領數騎而出日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所在錢帛糧料星夜輦運人乘斃踏于山路者不可勝紀百姓苦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

于寢室令妻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有人讒搆幾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旣辭弘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迴亦奏重誨已至三泉復令歸闕再過鳳翔朱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旣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駭然曰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重誨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家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公但言其故勿

過相愍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矣重誨曰吾一死
未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遽勞朝廷興師增聖
上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
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
拜重誨于其庭重誨下階迎拜曰太傅過禮俛首方拜
從璋以搥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
傅何遽如此并擊重誨妻首碎並剝其衣服夫妻裸形
踣于廊下血流盈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
覆其屍堅請方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
以重誨有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

寵親禮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悉自恣胸襟果

貽顛覆

冊府元龜卷九百四十二案安重誨傳永樂大典中全篇已佚今采冊府元龜補之以存大概

五代史補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爲賂重誨喜而爲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知只銷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五代史關文明宗令翟光鄴李從璋誅重誨于河中私第從璋奮搥擊重誨於地重誨曰某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爲朝廷之患言終而絕臣謹案明宗實錄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卽清泰帝也史臣避諱不敢直書嗚呼重誨之志節泯矣

朱弘昭太原人也祖玫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弘昭事

明宗在藩方爲典客天成元年爲文思使歷東川副使

二年餘除左衛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三年轉宣徽南院

使明宗親祀南郊弘昭爲大內留守加檢校太傳出鎮
鳳翔會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
請西行至鳳翔弘昭迎謁馬首請館于府署妻子羅拜
捧卮爲壽弘昭密遣人謂敬瑭曰安公親來勞軍觀其
舉措孟浪儻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則不戰而自潰也可
速拒之必不敢前則師徒萬全也敬瑭聞其言大懼卽
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因反旆東還復過鳳
翔弘昭拒而不納及重誨得罪其年弘昭入朝授左武
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長興三年十二月代康義誠
爲襄州節度使四年秦王從榮爲元帥屢宣惡言執政

大臣皆懼謀出避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趙延壽出鎮汴州召昭弘于襄陽代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十月范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斌與弘昭對掌樞務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卽位弘昭以爲由已得立故于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後覃恩弘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致其釁隙以致禍敗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弘昭圖之時將軍穆延輝在弘昭第曰急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

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弘昭援劍大哭至後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弘昭曰窮至此耶乃自投于井安從進既殺馮贇斷弘昭首俱傳于陝州及漢高祖卽位贈尚書令

永樂大典卷二千三十二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厯軍校長興中爲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爲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歲時曲遺頗厚于諸將及朱弘昭爲樞密使勢焰尤甚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弘昭將殺秦王以謀告之洪實不以爲辭時康義誠以其子事于秦府故恆持兩端及秦王兵叩端門洪實爲孟漢瓊所使率領先騎軍自左掖

門出逐秦王自是義誠陰銜之閔帝嗣位洪寶自恃領
軍之功義誠每言不爲之下應順元年三月辛酉義誠
將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時義誠與洪
寶同于庫中面論用兵利害

歐陽史云洪寶見軍士無
關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

其二

洪寶言出軍討逆屢發兵師今聞小衄無一人一
心

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
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寶反也洪寶曰公
自反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寶猶理前謀又
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
辨遂命誅洪寶既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故洪寶

之死後人皆以爲冤

永樂大典卷
二千三十二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騎射事武皇從
莊宗入魏博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同光末從
明宗討鄴城軍亂迫明宗爲主明宗不然義誠進曰主
上不慮社稷阽危不思戰士勞苦荒耽禽獸溺于酒色
今從眾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由是委之心
膺明宗卽位加檢校司空領富州刺史總突騎如故尋
轉捧聖都指揮使領邠州刺史明宗幸汴平朱守殷改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江西節度使車駕歸洛授侍衛
馬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

太平廣記長興中侍衛
使康義誠嘗軍中差人

于大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詰其
姓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
而泣聞者莫不驚異長興末加同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元帥

氣燄燠灼大臣皆懼求爲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
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事秦王以自結明宗不豫秦王
諷義誠爲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眞誠及朱弘昭馮贇
等懼禍謀于義誠但云僕爲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
使耳及秦王旣誅明宗宴駕閔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兼
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變起西軍不利義誠懼
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于於潞王求免也會
與朱洪實議事不叶洪實因厲聲言義誠苞藏之志閔

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
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
潞王雖罪其奸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

門外夷其族

永樂大典卷一
萬八千二十九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幼以騎射事明宗累遷至列校
明宗踐祚領澄州刺史河陽馬步都將從王晏球討王
都于定州平之領壽州刺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屬
河中指揮使楊彥溫作亂彥稠改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充河中副招討使將兵討平之無幾黨項劫廻鶻入朝
使詔彥稠屯朔方就討黨項之叛命者搜索盜賊盡獲

迴鶻所貢駝馬寶玉擒首領而還尋授邠州節度使遣

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人遣復鄉

里受詔與延州節度使

案原本有闕文歐陽史作靈武康福

進攻夏州累

月不克兵罷歸鎮閔帝嗣位與王思同攻鳳翔爲副招

討使禁軍之潰彥稠欲沿流而遁爲軍士所擒而獻之

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于獄誅之漢高祖卽位與王思

同並制贈侍中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知書樂

善動皆由禮長興中閔帝連典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

閫政甚有時譽閔帝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

欲閔帝之舊臣在于左右乃出爲磁州刺史閔帝蒙塵于衛令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

卒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千四十四

史臣曰夫代大匠斲者猶傷其手況代天子執賞罰之柄者乎是以古之賢人當大任秉大政者莫不卑以自牧推之不有廓自公之道絕利己之欲然後能保其身而脫其禍也而重誨何人安所逃死古語云無爲權首反受其咎重誨之謂歟自弘昭而下力不能爲社稷謀不能安國家相踵而亡又誰咎也唯令詢感故君之舊恩由大慟而自絕以茲隕命足以垂名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千四十四